

第三十二回 客棧救人

上文書說的是不凡和尚發現自己中了惠明之計後，惱羞成怒，改換了方向，帶著這十多個武僧又往庾嶺方向追了過去。咱們不說他馬上加鞭追趕惠能，單說惠能點悟惠明之後，又從石上提起衣鉢負之於身，繼續往前趕路，走過大庾嶺天就黑下來了。惠能極目遠望，見前邊右前方有一處亮著燈光，惠能怕繼續趕路會錯過宿頭，就朝燈光處尋來。來到切近一看，這裡果然是一家山村客棧。惠能走進客棧，這夥計非常熱情，擦桌子倒茶。這家客棧的生意還挺興隆，掌櫃的是個美貌絕倫的少婦，她燕語鶯聲招呼在眾食客中間，一看就是個做生意的行家裡手。惠能不願在這喧鬧的屋中多待，趕緊要了些簡單的飯菜，吃完後，由夥計帶路把他送到客房休息。

惠能睡到半夜，突然被隔壁的一聲驚叫把他給驚醒了。惠能一驚，急忙來到隔壁的窗下，順著窗紙的小孔中往裡這麼觀看，這一看他大吃一驚。見屋內燈明燭亮，充滿了殺機。有一個白臉大漢靠桌旁坐著，大漢額頭冒汗，面色蒼白，坦露的右肩上還有一個直勁冒血的傷口。那客棧的女掌櫃的滿口鮮血，手握一柄明晃晃的鋼刀奔著大漢的前心急刺。惠能一看大吃一驚，急忙將右手食指和中指搭住，奔那女掌櫃的輕輕一彈。這招是無相禪功中十分老道和平的功夫，叫「拈花指」，是根據釋尊拈花，迦葉微笑而取名。這「拈花指」只點人的穴道，制人而不傷人。隨著惠能手指這麼輕輕一彈，一股真氣自手指湧出，唰的一下，當時就點中那女掌櫃的要穴。那女掌櫃的渾身一麻，木立不動，手中的匕首也倉啷一聲掉到地上。惠能隨後打個箭步衝進屋中。這白臉大漢一看來了救星，高興！

可那女掌櫃一看惶恐不安：「你，你是什麼人？咱們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少管閒事。」「掌櫃的，見死不救豈是人之所為，你為什麼這麼狠心要殺人？」「他忘恩負義，不信你問問他。」

惠能轉臉看看這大漢，這大漢羞愧難當的低下頭去，說出了十年前的往事。大家聽過惠能「聞經悟道」那回書的人一定還記得，惠能聽那老翁安道誠誦《金剛經》而於言下大悟。那安道誠當時被惠能的智慧、品行所感動，贈惠能十兩紋銀，沒留下姓名。那個送金老者安道誠就是這白臉大漢的父親，白臉大漢就是安道誠的獨生兒子，叫安克正。他自幼生性詼諧，喜鬧好動，又酷愛武功，一天到晚，無論是叉耙掃帚還是燒火棍，總有一樣不離手，比比畫畫舞個不休。安道誠見他天生就是個練武的好材料，就花重金先後給他請了兩個武師，教授他拳腳棍棒十八般武藝。

安克正於武學一道的確有過人的天賦，沒用多長時間，就把倆武師的功夫都給學到手了，而且還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。倆武師沒辦法，只好告辭離開了。安克正為使自己的武功臻入高妙之境，只好離家出走雲遊四海，遍訪名師高手。他於武功之道有過人的天賦，二十歲的時候就將武功臻入到高妙之境。也正是他二十歲雲遊拜師訪友之際，結識這山村客棧的掌櫃的楊水仙。那個時候楊水仙還是個未出閣的黃花閨女，才十七歲，隨著她父親楊好禮開了這座山村客棧。風流倜儻的安克正一來投宿，楊水仙就對安克正傾心垂愛，當天夜裡她背著自己的父親來到安克正的房中，送茶鋪被，又向安克正吐露心聲。你想，安克正是個未經人事的壯男，又多貪幾杯酒，當此天地間第一大誘惑襲來之際，便絲毫沒有控制力。片刻間神遊物外，就與楊水仙做下了越軌之事。你說這兩人膽多肥，互不了解又沒戀愛，就敢非法同居。楊水仙留安克正在她這客棧住了半個多月，還不捨得他走，可是安克正藝業已成，不能不回家向

父母道喜報平安。

兩個人如漆似膠難分難捨

分別時起誓發願話沒少說

這個說，我若不等你眼眉剩一撮

那個說，我若不回來眼睛得空殼

這個說，我若不等你酒窩得出褶

那個說，我若不回來嘴唇得出豁

這個說，我若不等你耳朵得翻個

那個說，我若不回來爛掉下巴頰

這個說，我若不等你牙齒全脫落

那個說，我若不回來準長大粗脖

這個說，我若不等你胳膊折一個

那個說，我若不回來兩腳都得折

情深深光顧順嘴胡謔八扯

意切切忘了說點吉利嗑

那年代的人不使用文書字據，專門相信這起誓發願。安克正本想回家拜望父母之後，馬上回來迎娶楊水仙，誰知道回到家裡，父母早已給他訂了親事，是本村的姑娘陳翠蓮。安克正雖然不同意，可是自己無權力決定自己的婚姻大事。在那封建社會裡，每個人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沒辦法，在父母的主張下，只好跟陳翠蓮拜堂成親。婚後他仍然念念不忘楊水仙，好在陳翠蓮端莊賢慧，知書達理，他才稍覺安慰。婚後一年多，陳翠蓮給他生個兒子，全家人高興得不得了，安克正也不忍心無緣無故的拋下父母妻兒，再來找這楊水仙。可是在他心裡，一直都沒忘記那個令他一時消魂的楊水仙。

這次他奉父命到黃梅東山去布施銀兩，回來的時候他專門到這

山村客棧來看望楊水仙。一來是想向楊水仙當面陪罪，給一些經濟補償，二來也想跟楊水仙再敘敘舊。哪成想楊水仙當時苦等他三年，沒等來他，心的話，什麼海誓山盟，那只不過是熱情勃發時的夢話罷了。楊水仙沒辦法，只好嫁給一個比自己大七八歲的矮丈夫。雖然不隨心，可是因自己苦等安克正等的年齡過大，再加上自己已失貞潔，沒有辦法，將就吧！可是結婚才幾個月，她這個矮丈夫也死了。她的父親楊好禮因此上火生病，離開人世。

楊水仙痛失親人肝腸寸斷，她把自己這不幸的遭遇都歸結到安克正的身上了。要知道，恨比愛更加的刻骨銘心，更加讓人難以忘懷，可以說由愛生出的恨那可是了不得，恨之入骨。所以，這安克正好心好意來看她，她卻把他們父女用來對付江洋大盜的化功迷魂散，給安克正放到酒裡。表面上陪著安克正柔情蜜意的嬉戲，暗中卻下了毒手。安克正中毒之後渾身麻木難動，楊水仙解開他的衣服，想一口一口的把他咬死。可是剛咬了一口，就被安克正的叫聲把她驚得不敢再往下咬了。她怕別人發現前來阻止，她沒法下手，她當機立斷，取出匕首奔著安克正前心急刺。就在這生死立判關頭，惠能及時出手點了她的穴道，使她匕首落地，沒刺中安克正。如果說是安克正命不當絕，倒不如說是安道誠樂善好施，積下了陰德。你想，當日若是沒有安道誠贈惠能十兩紋銀，讓惠能去黃梅東山求法，惠能也不可能經過這裡遇見這件事。這安道誠樂善好施，積下了無邊的陰德，救了他獨生兒子的命。這事兒也巧了，十年前安克正痛打無賴，幫了惠能，十年後惠能又救了他一命，這大概就是因果不爽吧！可是兩個人誰都不知道十年前發生的事跟對方有關。

單說惠能聽了兩個人的自述後，感慨萬端。這芸芸眾生被情所累，被愛所困，以致到如此地步，真是可憐可悲。他急忙輸氣給安克正止血，安克正因為藥力沒過，渾身仍是麻木難動。楊水仙還是

怒氣未消，但因為惠能在跟前，她無法殺他，她手指著安克正的鼻子大罵不休。惠能急忙上前解勸：「掌櫃的息怒，生氣是拿別人的缺點、錯誤來懲罰自己，恨別人，痛苦的卻是妳自己。妳之所以痛苦，是因為妳追求錯誤的東西，愛河千尺浪，苦海萬丈波！求而不得是苦，求得之後仍無法滿足，更是痛苦難挨。要知道，過去已經過去，它只是記憶的殘影，只是一種人生經歷，而不是一種負擔。人不要為過去而活著，應該為未來而活著，放棄過去才能迎接未來。妳再這樣下去，受傷害的是妳自己，人生苦短，何必自尋煩惱？妳恨他無情，恨他欺騙了妳，那妳就更應該感激他，因為他增進了妳的見識。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饒恕，妳為什麼不懷著一顆感恩的心，忘記別人的缺點？」惠能這番妙語，使滿室的熱惱化為清涼。

惠能的言語入理入情
感動得楊水仙泣不成聲
安克正一見愧心更加重
叫一聲水仙妹放寬心胸
安克正失信讓妳苦苦等
妳如今報仇雪恨廢我內功
今見妳孤孤單單淒涼景
安克正悔恨交加無地自容
水仙說不怪安兄你薄性
都怪我不知自愛苦果釀成

二人相互自責後，楊水仙取出止疼止血藥給安克正敷到傷口上：「安兄，是我一時糊塗，害得你武功盡失。可惜我沒有解藥幫你恢復功力，因為這化功迷魂散，是我父當年結交的一位道士所送。幹我們這行的，啥人都會遇到，為保客棧財產和自身安全，我把此藥保留到現在。安兄，你原諒我吧！」「水仙妹，妳不要說這話，

這也許是上天對我的懲罰。」安克正對惠能非常感激，感激惠能對他的救命之恩。楊水仙也對惠能感激萬分，是惠能的及時出現，使她沒有鑄成大錯，也是惠能的勸導，使她放下了仇恨，不再煩惱。為向二人表示感謝，她親自下廚做了一桌很豐盛的菜飯，二人推辭不過，只好用餐。

剛剛用過早餐天已放亮，安克正就向楊水仙告辭，又留給了楊水仙一些銀兩，隨著惠能一起離開客棧，兩個人踏上前路。走不多時，就見前面出現一座石拱橋，橋上有個人在畫畫。奇怪的是那人背對他們，可畫中的景物卻是朝著他們，只見那人一筆一劃都是畫的倒畫。兩個人走得切近，就聽那人大喊一聲：「二位看了我的倒畫，為何不理不睬？難道在下這點功夫有辱二位法眼嗎？」安克正一笑：「孔夫子席不正不坐，肉不正不食，正人君子不觀倒畫。」話音剛落，這張畫紙嗖的一下，奔著安克正迎面拋來，於此同時，一柄寒光閃閃的鋼刀奔著惠能是迎面劈來。